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三至四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增閶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三

後燕錄一

慕容垂上

慕容垂字叔仁（一作道明）小字阿六敦皝第五子母蘭淑儀所生也垂少岐嶷有器量豁達大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愛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之曰霸字道業將以為世

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儁故儁弗能平之年十三為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虎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軍鄧恒率衆數萬屯於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好遊畋嘗因獵墜馬折前兩齒更名為䟴外以慕卻䟴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其應讖文乃去夬更名為垂虎死趙魏大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也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

根言於雋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機不可失雋乃從之遂平中原以垂為前鋒都督累戰有大功雋既剋幽州欲盡坑其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雋從之及雋僭稱尊號拜黄門侍郎出為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鎮常山元璽三年封為吴王徙治信都遷侍中右禁將軍録留臺事徙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一作利字尋遷鎮東將軍平州刺史征南大將軍荆兖二州牧有聲梁楚

之南再為司隸校尉王公已下莫不屏跡暐既嗣位太原王恪為太宰甚器重之常謂暐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矣暐不能從建熙十年晉大司馬桓温率衆來伐諸軍皆潰垂以車騎大將軍敗温於枋頭威名大振太傅上庸王評深忌疾之及垂所奏將士應蒙殊賞者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為言與評廷爭嫌隙愈深評遂與太后可足渾氏共謀誅之太宰恪之

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上庸王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為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蚤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耳餘非所議也冬十一月辛卯朔垂請畋於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以狀告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暐暐遣西平公強率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強不敢逼日暮垂乃散

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原陵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為會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嫉能搆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念母夷夏同之若順衆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為

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萬全乎馮奴潛謀逃歸殺之行至河陽為津史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奔於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戍主吳歸追及於閿鄉令擊之而退初秦苻堅自恪卒後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事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朝世封幽州使卿去國

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羇旅之臣免死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楷等之才皆厚禮之賞賜巨萬每進見屬目覩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向慕之堅相王猛惡垂雄略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可棄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

一作賨都食華陰之五百戸王猛伐燕軍於長安請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曰吾將擴清東夏戓為東川之别卿將何以為贈使我覩物思人垂即脫佩刀遺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詭傳垂語於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讒毀日甚秦王雖外遇甚厚其心難知大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東還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

之躊躇終日又不可覆畨乃將舊騎詐為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至藍田追騎獲之堅引見於東堂慰勞之曰卿國家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暐垂隨堅入鄴宮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公卿大夫及故僚吏殊有慍色前郎中令高

衚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才遭無妄之運迍邅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以成為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為大王不取也垂深納之垂在秦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後堅敗於淮南諸軍皆潰惟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奔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

明命者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運未至故韜光俟旹耳今天厭亂德山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宜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圖之多便不若保護其危以

報德徐偰其釁而後圖之旣不負夙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初寶在長安與韓黄李根等因讌以樗蒱爲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蒱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垂弟奮威將軍德亦進曰夫隣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强而幷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夙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勾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

成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勿疑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為王猛所賣無以自明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若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之地會

非吾有自當有𢡟之者君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冠軍叅軍趙秋亦力勸之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屬堅農謂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者不過早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王師不利他境之民或因此輕重請奉詔書輯寧朔裔且龍鄴舊都陵墓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

許之擢翼諫曰國家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固根本鎮枝葉且垂爪牙名將勇略過人所謂今之韓白又世豪東夏志不為人下頃者避禍歸誠非慕德而來列地百里未可以滿其欲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譬如養鷹饑則附人飽便高颺每聞風飈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靽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

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不見其來關東之亂垂其首乎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國帥衆三千送垂翼夜私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舍中擊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覺而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不可行也孔子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也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垂以為然遂自涼馬臺結草筏而渡使典軍程同衣已衣乘已馬與童僕趨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一作生修箋於

長樂公苻丕堅又遣驍騎將軍石越戍鄴驃騎將軍張蚝戍并州時丕先已在鄴聞其北來疑其欲為亂謀襲擊之其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殿下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勑而後圖之未為晚也丕從之及至身自迎之館之於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趙秋勸垂於坐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垂於是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秦平原公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四千謀逼洛陽堅驛書

繼至使垂督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萬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鄴如藉虎卧蛟常恐爲肘腋之患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勃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滅之相煩一行可

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乃大賜金帛
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以羸兵二千及鎧仗
之敝者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為垂之副
丕私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
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
略委之於卿卿其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
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中子農及
兄子楷紹弟子宙皆為苻丕所留石越言於丕曰垂之

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而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肯盡忠於我乎且垂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失今不擊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鑾自鄴來以丕與飛龍謀告垂垂因激怒其衆曰

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専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内募兵旬日之間有衆八千苻暉遣使讓垂使進兵簡書相尋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寳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氐兵五人為伍陰與寳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殺之叅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時慕容鳳及燕之故臣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

曲屬之會苻暉使平武侯毛當率衆討斌鳳曰鳳今將

雪先人之恥請爲將軍斬此氐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

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進攻雲凌臺戍尅之收萬餘

人甲仗癸未垂濟河焚橋召募遠近衆至三萬留遼東

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内之沙城遣田山如鄴密告

農等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楷及宙留宿鄴中紹先

出至涓池盜丕駿馬數百以待甲申晦農宙將數十騎

微服出鄴奔於列人楷紹奔於辟陽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三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四

後燕録二

慕容垂中

燕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苻丕大會賔客請農等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垂既濟河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内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

鳳及王騰段延聞垂濟河皆勸翟斌遣使推垂為盟主垂拒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恵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斯議何為而及於我垂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且未審斌之誠欵故以此言拒之丙戌垂至洛陽暉閉門拒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

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斌遂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諭秦奉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乃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衆咸以為然引兵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於石門故扶餘王滎陽太守餘蔚及昌黎鮮卑衛駒各

帥其衆來降農西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各帥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率精騎討農皆勸農逆擊之農曰我無伏兵彼有銳甲不如待暮一戰而擒之也至暮農鼓譟出陳遂大破之斬越及將士數百垂引兵至滎陽羣臣朝於清陽宮固請即尊位以暐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故事遂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一如王者以

弟德為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太原王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為柱國大將軍封弘農王餘蔚為征東大將軍統府左長史仍封扶餘王衛駒為鷹揚將軍鳳為建策將軍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庚戌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為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傉官偉為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為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為從事中郎農等亦引兵會垂於鄴皆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

寶為世子農為驃騎將軍麟為撫軍將軍隆為冠軍將軍紹為鎮南將軍陳留王温為前將軍樂浪王宙為征虜將軍章武王又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翰舅子蘭審皆為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拔野王亦引兵會鄴平幼及弟叡視亦帥衆數萬會垂於鄴苻丕聞之遣侍郎姜讓誚垂且說之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

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為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嘉
事宜深詳思悟今猶未晚也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
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
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也
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反者孤當窮極
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
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
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别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

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功舊任齊宗藩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甚者耶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託將軍以萬里之命奈何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也德邁唐衛任居陜東為朝廷之維城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之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

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固吠非其主何罪禮而遣之因遺書於丕又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禍生肘腋身當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顧遇位為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恐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筭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於桂洲懸旌於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

臣臣奉衛匪貳豈惟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内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獘卒二千盡無兵仗復令飛龍潛為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黑白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為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

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會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丕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宜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即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

恒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愚臣此誠未簡天聽𠡠遏兵止鋭未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頼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者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何圖伯夷忽毁冰操柳惠倏為淫夫覽表惋然有

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歸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勲輔歃血斷金披心輸赤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返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肩人所可論哉失寵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為賊生為叛臣死為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廢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

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壬子垂攻鄴拔其外郛丕固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二月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范陽王德擊泰枋頭取之置戍而歸時東胡王晏據館陶為鄴中聲援鮮卑烏丸及郡民據塢壁不從者尚衆垂遣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討之王晏詣軍門降鮮卑

烏丸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等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晏俱詣鄴三月庫傉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垂封偉為安定王夏四月垂遣樂浪王温督諸軍攻信都不克丙辰遣撫軍將軍麟益兵助之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垂從其議引水灌城不沒者尺餘垂因行圍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兵出擊矢下如雨幾不得出冠軍將軍隆將騎衝之僅而得免麟拔常山苻亮苻謨皆降攻圍中山

秋七月拔之執苻鑒麟威聲大振留屯中山垂遣寧朔將軍平視擊秦幽州刺史王永克之進據薊南是時翟斌恃功驕縱要求無厭又以鄴城攻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寶請除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

驕則速敗焉能為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為尚書令垂詔羣僚議之安東將軍封衡厲色切諫垂猶隱忍容之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耳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與苻丕通謀使丁零夜決防潰水事泄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垂令太子寶與冠軍將軍隆擊破之真還走邯鄲太原王

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為亂耳今急攻之則聚屯為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蔑不克也垂從之八月真自邯鄲北走垂使太原王楷驃騎將軍農率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欲逆戰農曰士卒饑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為真所敗真北趨中山屯於承營時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守死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疾吾欲還師新都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

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丙寅夜垂引師去鄴北鎮新城
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劉庫仁庫仁遣妻兄公
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平視敗奔薊南希長驅據唐城遂
與撫軍將軍麟相持冬十月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等
遥相首尾苻丕遣僕射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
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騎數千招集冀州郡縣與祚
期會襄國兵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趙粟
起兵應興垂遣冠軍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擊興

命驃騎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追至廣阿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從西山遁還鄴隆進擊趙粟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歸於垂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視欲大舉兵救丕發雁門上谷代郡兵屯繁畤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垂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十一月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真之從兄也）破之遼退屯無

極農屯藁城以逼之十二月遂與麟合兵襲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真農復攻破翟嵩於黃泥堡丕固守鄴城請援於晉垂怒謂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乃復進師攻鄴開其西奔之路

燕二年春正月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驃騎將軍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暐為苻堅所殺勸垂即位垂以沖稱號關中不許帶方太守王佐與寧朔將軍平視共攻

薊城王永兵屢敗二月永使昌黎太守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帥衆三萬奔壺關佐等入薊農引兵會麟於中山共攻翟真農等先帥騎數千至承營觀察形勢真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勇勁而翟真懦弱今簡精鋭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衆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國帥百餘騎衝之真走其衆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郛時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命撫軍將軍隆屯信都樂浪

王溫屯中山召驃騎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

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昌假從事中郎眭邃為高陽

太守叅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

長吏二十餘人翟真夜襲中山樂浪王溫擊破之自是

不敢復至夏四月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進

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乙卯垂自新城

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引兵追之丕發兵繼後

一作庚申追及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為强一

進

勝則俱豪一夫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趨輜重為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稍亂德及隆復迴軍要擊至於五丈原斬首數千級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因入臨漳招集亡散兵復少振垂與符丕相持經年鄴中饑甚幽冀亦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垂之軍士多餓死乃禁民養蠶以桑椹為軍糧垂將北趨中山以驃騎將軍農為前驅前所假授吏眭邃等皆來迎候

上下如初五月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為趙王營人攻乞走之迎立真從弟成為主翟遼奔黎陽其衆多降於垂閏月庚戌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太守王佐鎮龍城六月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將軍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為句驪所敗遼東玄菟盡没秋七月建節將軍餘巖叛自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趨幽州垂馳使敕幽州刺史寧朔將軍平視曰固守勿戰俟吾北破丁零當自討之視

違命拒戰為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癸酉翟成長史鮮于肆（一作得）斬成出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八月苻丕棄鄴城奔於并州垂以兄（一作弟）子曾陽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遣驃騎將軍農出蠮螉塞歷凡城趨龍城會兵討餘巖撫軍將軍麟冠軍將軍隆狥渤海執渤海太守封懿（懿放之子也）因屯歷口冬十一月繹幕人蔡匡據城以叛垂遣麟及隆共攻之太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至匡壘南八里麟等覺之諸

將以匡未下外敵奄至甚患之隆曰臣恃外敵故不時下令計泰之兵不過數千人及其未合擊之泰敗臣自降矣乃釋匡擊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匡懼請降隆殺之且屠其壘農至龍城休養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道甚速今已至此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速來者恐餘巖過山鈔盜侵掠良民耳巖才不踰人誑誘饑兒烏集為羣非有綱紀吾已扼其喉久將離散無能為也今此田善熟未收而行徒自耗損當俟收畢往即

梟之亦不出二旬耳頃之農將步騎三萬攻令支巖衆震駭稍稍踰城歸附巖計窮力竭出城詣降農斬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上疏請繕修陵廟垂以農為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徙平州刺史帶方太守王佐鎮平郭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驪農以驃騎司馬范陽龐淵為遼東太守招撫之麟攻王兖於博陵城中矢盡粮竭功曹張猗踰城而出聚衆應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兖及

苻鑑殺之壬辰垂北如中山丙申遂定都於中山苻定
據信都未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為兾州刺史帥衆討
之是年造刀一口長三尺六寸銘其背曰威遠隷書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四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五

後燕録三

慕容垂下

建興元年春正月辛卯羣僚勸即尊號具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遂以晉太元十一年僭即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建興署置公卿百官繕修宗廟社稷於中山立世子寶為太子以左長史庫傉官偉右

長史段崇龍驤將軍張崇中山尹封衡為吏部尚書范陽王德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將軍麟為衛大將軍其餘文武拜授有差三月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遷皝后文明段氏於別室而以蘭氏配饗太祖博士劉詳董謐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從又以景昭可足渾氏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可以易其母乎春秋所

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君父之所為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響也寶之逼殺其母由垂為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為之噲之禍況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義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夏四月甲午封子農為遼西王麟為趙王隆為高陽王丙申以范陽王德為尚書令太原王楷為左僕射樂浪王溫為司隸校尉五月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等攻秦冀州牧苻定鎮東將軍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將軍苻亮楷先以書遺之陳示禍福

定等悉降垂封定等皆為列侯曰以酬秦王之德且擬三恪秋八月戊辰垂留太子寶守中山以趙王麟為尚書右僕射録留臺事庚午自率范陽王德等南略地使高陽王隆東徇平原丁零鮮于乞保曲陽西山聞垂南伐出營望都剽掠居民麟出討之諸將皆曰殿下虛鎮遠征萬一無功而反虧損威重不如遣諸將討之麟曰乞聞大駕在外無所畏忌必不設備一舉可取不足憂也乃聲言至魯口夜迴趣乞比明至其營掩擊擒之冬

十月垂擊破苻丕於河東丕走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
擊斬之甲申寺人吴深據清河反垂攻之不克乙酉進
攻吴深壘拔之深單馬遁走垂進屯聊城之逢關陂初
垂太子洗馬太原温詳奔晉晉以為濟北太守屯東阿
垂遣范陽王德高陽王隆攻之詳遣從弟攀守河南岸
子楷守碻磝來拒初魏拓跋窟咄為苻堅徙於長安因
隨慕容永為新興太守其部人劉顯遣弟亢泥迎窟咄
以兵隨之前逼南境賀染干侵魏北境以應窟咄太祖

跖拔珪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阻山為固遣行人安同長孫賀乞師於垂垂使趙王麟帥步騎隨同等救之麟軍未至魏衆驚擾北部大人叔孫普洛十三人及諸烏丸亡奔劉衛辰麟聞之先一作遣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衆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引兵自弩山還幸牛山屯於延水南出代谷與麟會於高柳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太祖悉收其衆以代人庫狄干為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垂以太祖為西單

于印綬封上谷公太祖不受是年又造刀二口長七尺一雌一雄若别處之其刀則鳴呉深復來降附

建興二年春正月丁己垂觀兵河上高陽王隆曰温詳之徒皆白面書生烏合為羣徒恃長河以自固若大軍濟河必望旗震慄一作懼不待戰也垂從之戊午遣鎮北將軍蘭汗護軍將軍平幼於碻磝西四十里濟河隆以大衆陳於北岸温攀温楷果走趣平城幼追擊大破之詳夜將妻子奔彭城其衆三萬餘户皆降秦冗從僕射

光祚黄門侍郎封孚鉅鹿太守封勸皆來奔降垂以太原王楷為兖州刺史鎮東阿初安定人齊涉聚衆八千餘家據新栅來降垂拜涉為魏郡太守既而復叛連結張願願自率萬餘人進屯祝阿之瓮口招翟遼兵應涉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栅城固攻之未易猝拔若久頓兵於其城下張願擁率流民西領丁零為患方深願衆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鬬因其自至宜先擊之願父子恃其驍勇必不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破則涉自不能

存矣垂從之二月遣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龍驤將軍張崇率步騎二萬會隆擊顧軍至斗城去瓮口二十餘里解鞍頓息顧引軍奄至士衆驚擾德因退走隆勒馬不動顧子龜出陳隆遣左右王末逆擊斬之隆徐進戰顧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遂與隆合謂隆曰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顧乘人不備宜得大捷而吾士卒皆以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思自戰故能却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皆有進退之志不能齊奮宜亟擊之

德曰吾惟卿所為耳遂進戰於䍐口大破之斬首七千八百級頠脫身保三布口隆等進軍歷城青徐兖州郡縣壘壁多降垂以陳留王紹為青州刺史鎮歷城德等還師新栅人冬鸞執涉送之垂誅涉父子餘悉原之三月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戩代郡人許謙逐太守賈閏各以郡附劉顯夏四月以樂浪王温為尚書右僕射垂自碻磝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庚辰為之大赦垂問盛曰長子人情如何為可取乎盛曰西

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陛下惟當修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母也垂大悅癸未封叅為陽平王盛為長樂公會為清河公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衆反覆二國之間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寶守中山自率諸將南攻翟遼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遼之部衆皆燕趙之人楷至相率歸附遼懼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以為徐州

牧封河南公井陘人賈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遥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郛章武王宙以竒兵出其外太子寶皷譟於内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惟遥鮑單馬走免劉顯地廣兵强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争魏長史張衮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兾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并越將為後患今因其内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恐或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齊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遠邇此千載

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復遣行人安同乞師於垂垂使趙王麟率衆會之垂自黎陽還中山吳深殺清河太守丁國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渤海人張申據高城以叛命樂浪王溫討之秋七月趙王麟討王敏於上谷斬之劉衛辰獻馬於垂劉顯掠之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太祖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八月垂立劉顯弟可泥為烏桓王撫其遺

衆徒八千餘落於中山冬十月翟遼復叛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掠清河平原太祖遣外朝大人王建使於垂建興三年春二月翟遼遣司馬眭瓊詣垂謝罪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絶之遼怒自稱大魏天王改元建光署置百官時青州刺史陳留王紹為平原太守辟閭渾所逼退屯黄巾自固垂更以紹為徐州刺史渾蔚之子也初因苻氏亂據齊地降晉三月乙亥為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録尚書政事巨細悉以委之垂總大綱而已趙

王麟擊許謙破之謙奔西燕遂廢代郡悉徙其民於龍城夏四月丁亥立夫人段氏為皇后又以太子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追謚前妃段氏為成昭皇后五月翟遼徙屯滑臺秋七月遣護軍將軍平幼會章武王宙討吳深破之深走繹幕八月魏太祖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拓跋元儀奉使至中山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竝事晉室世為兄弟今臣奉使於理未失（理一作禮）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

日為比儀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强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太祖曰燕王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才氣非少主臣也燕王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耳今則未可太祖乃止九月張申攻廣平王祖攻樂陵壬午高陽王隆將兵討之冬十月垂遣使報聘於魏十二月庚子太原王楷趙王麟將兵會高陽王隆於合（一作魯）口以擊張申王祖帥諸壘共救之夜犯燕軍楷等逆擊走之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賊或

詐走而設伏不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羣盜烏合而來邀幸一決非素有約束能一其進退也今失利而去衆莫為用乘勢追之不過數里可盡擒也申之所恃惟在於祖祖破則申降矣乃留楷麟守申壘隆與平幼分道擊之比明大獲而還懸所獲之首示申甲寅申懼出降祖亦歸罪

建興四年春正月以陽平王柔鎮襄國遼西王農在龍城五年表請代還庚申召農還為侍中司隸校尉以高

陽王隆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幽州牧

建留臺於龍城以隆録留臺尚書事又以護軍將軍

平幼爲征北長史散騎常侍封孚爲司馬並兼留臺尚

書夏四月以長樂公盛鎮薊城修繕舊宫翟遼冦滎陽

執太守張卓五月清河民孔金斬吴深送首中山魏陳

留公拓跋虔使於垂時暐及諸宗室爲苻堅所害者

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

遼西王農討斬之毁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大難

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為隅城水經註云因鄴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城興復宮觀今府榭猶傳故制尚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茍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絰以赴時役豈必狥忠於國家亦昧利於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曹一作遺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

服禮垂不從范陽王德趙王麟擊賀訥追奔至勿根山
訥窮迫請降徙之上谷質其弟染干於中山冬十月乙
酉樂浪王温為翟遼所襲死之垂遣使報聘於魏是年
垂遣使遺沙門僧朗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澄神
靈緒慈蔭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藉纂統方夏
事膺昔吳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未平朕豈獲安又
元戎克興狂掃暴亂至人靈通隨權指化願兵不血刃
四海混伏委心歸依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一百

疋袈裟三領綿五十斤幸爲咒願朗荅書於垂曰能仁御世英規遐邈光敷道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習教山林豈惟詔旨諮及國難王者膺期統有六合大能併小自是常倫若葵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載融羣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貧道窮林蒙賜過分頓首復

建興五年春三月垂遣趙王麟率衆至魏夏四月丙寅太祖會趙王麟於意辛山擊賀蘭紇突隣紇奚三部落

大破之紇突隣紇奚皆降於魏秋八月太祖遣弟秦王拓跋觚使於垂九月北平吳柱聚衆千餘立沙門為天子攻破北平轉寇廣都入白狼城高陽王隆方葬其夫人郡縣守宰皆來會衆聞柱反請隆還城遣大兵討之隆曰今閭閻安業民不思亂柱等以詐謀惑愚夫誘脅相聚無能為也遂留葬訖遣北平太守廣都令先歸續遣安昌侯進將百餘騎趨白狼城柱衆聞之皆潰窮捕斬之

建興六年春正月置行臺於薊加長樂公盛録行臺尚書事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太祖遣使告於垂請為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鎮北將軍蘭汗帥龍城之衆擊染干夏四月蘭汗破染干於牛都六月甲辰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擒之降其部落數萬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諱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秋七月壬申垂如范陽太

祖復遣泰王緐獻馬於燕垂衰老子弟用事留緐以求良馬太祖弗與遂與燕絶使長史張衮求好於西燕王永永使大鴻臚鈞奉表於魏勸進尊號緐逃歸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冬十月壬辰垂還中山與羣僚議討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翟遼既稱尊號有衆數萬屯於滑

臺與垂累年相擊至是遼死于釗代立改元定鼎攻逼
鄴城遼西王農擊走之十二月戊申垂如魯口
建興七年春二月壬寅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
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釗求救於西燕
王永永謀於衆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冦相敝吾乘
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强弱異
勢何敝之有不如救之以成鼎峙之勢可引兵趣中山

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彼必懼而還師我衝其前劍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六月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為吾今為卿等殺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仗遡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遣中壘將軍桂陽王鎮韋驍騎將軍國自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比明而營成釗聞之亟還攻鎮等

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士卒往來疲渴攻營不能拔

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遼西王農自西津濟河與鎮夾

擊大破之釗走歸滑臺攜妻子率數百騎北濟河登白

鹿山憑險自守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

乃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擒其衆釗

單騎奔長子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兖州牧封東郡王

歲餘謀反永殺之釗所署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夔

騰陽平路纂及郝晷崔逞皆來降附垂各隨才而用之

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為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流民七千餘戶於黎陽以彭城王脫垂之弟子也為徐州刺史鎮黎陽垂以崔蔭為宙司馬秋七月垂如鄴以太原王楷為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為右僕射冬十二月辛卯垂還中山以遼西王農為都督兗豫荆徐雍五州諸軍事鎮鄴

建興八年春正月陽平孝王柔卒夏四月庚子垂加太子寶大單于以庫傉官偉為太尉范陽王德為司徒太

原王楷爲司空陳留王紹爲尚書右僕射五月立子熙爲河間王朗爲渤海王鑒爲博陵王冬十月垂欲興師討永於長子諸將皆曰永未有釁頃年以來士卒疲於行陳居人不暇耕織瘡痍滿身哭泣盈路宜且撫士安民以俟時長子不足憂也范陽王德曰不然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故也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耳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

者方今海内版蕩人百其心急之則得其用緩之各懷所私永既國之枝葉又僭舉位號扇動華夷惑民視聽致令羣竪縱横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民心士卒雖疲肩得已乎垂笑謂諸將曰司徒議正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陽王纘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永弟武鄉公友於晉陽征東將軍平視攻鎮東將軍段

平於沙亭永遣尚書令刁雲車騎將軍壮地王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十二月垂至鄴

建興九年春二月垂留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兾青充兵遣太原王楷出自塗口遼西王農出自壺關垂自出沙亭擊永標榜所趣軍各就頓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率衆萬餘戍之夏四月垂頓軍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怪之以為太行道寛謂垂詭道伐之乃

悉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惟留臺壁軍甲戌垂進師出滏口入自天井一作木關五月丁巳月掩歲星在尾占曰燕國滅亡乙酉垂軍至于臺壁永遣太尉大逸豆歸帥衆來拒垂征東將軍平視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及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軍還自率精兵五萬來拒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北地王鍾震怖率衆來降永誅其妻子已亥垂列陣於臺壁之南分農楷軍為左右翼驍騎將軍國伏千騎於

深澗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奔還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陽王纘攻克晉陽六月垂進圍長子永欲奔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守城以備之耳永從之秋八月永困急遣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并獻玉璽一紐晉出兵救之永恐晉兵不

至入遣太子亮為質於晉平視追亮及於高都獲之永
入告急於魏太祖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
渡河屯秀谷以救之時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將
賈韜等潛為内應開門納垂兵垂進兵入城永奔北門
為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其所署公卿已下刁雲
大逸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户七萬六千
八百及乘輿服御圖書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
矣垂以丹陽王纘為平州刺史鎮晉陽宜都王鳳為雍

州刺史鎮長子永尚書僕射昌黎屈遵尚書陽平王德秘書監中山李先太子詹事渤海封則黄門郎太山胡毋亮中書郎張騰燕郡公孫表皆隨才擢叙九月垂自長子如鄴冬十月垂東廵陽平平原命遼西王農濟河與鎮南將軍尹國畧地青兖一作河南農攻廩丘國攻陵城皆拔之農與平東太守韋簡戰於平陸簡死晉高平太守徐含遠遣使告急龍驤將軍劉牢之不能救於是高平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徧置守宰

而還十一月農敗晉辟閭渾於龍水遂入臨淄十二月垂名龍等還告捷於龍城秦姚興遣使來結好并送太子寶之子敏於垂垂封敏為河東公

建興十年春正月垂遣散騎常侍封則報聘於秦遂自平原狩於廣川渤海長樂而歸夏五月太祖侵逼附塞諸郡甲戌垂遣太子寶及遼西王農與趙王麟等率步騎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别將步騎一萬八千為寶後繼散騎常侍高湖切諫垂怒免其官爵

六月癸丑太原元王楷卒秋七月魏張衮聞燕軍將至言於太祖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太祖從之一作師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寶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穄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師臨河造船為濟具太祖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八月太祖治兵於河南九月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奮揚威武連旌沿河東西千有餘里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忽起漂其

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垂已有疾既至五原魏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數月不聞垂起居太祖使所執使者詭為辭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聞之憂恐以為信然士卒駭動往往閒言皆欲為變魏使陳留公拓跋虔將騎五萬屯於河東要山截谷百餘里以絕其左東平公拓跋元儀將騎十萬屯於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拓跋元遵將騎七萬塞其中山之路時

秦姚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至是亦至寶初至幽州所
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為大凶固勸令還寶怒
不從至是問安安言於寶曰天時不利咎徵已集燕必
大敗速去可免寶愈大恐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死於
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為烏鳥螻蟻所食不復得歸家矣
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以垂為實死潛謀作
亂奉麟為主事洩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猜疑冬十月
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渡不設

斥候十一月己卯天暴風冰合魏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寶軍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納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威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衆當斬以狥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范陽王德勸寶從

雲猛言寶乃遣麟率衆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雲
猛言爲虚縱騎遊獵不肯設備俄而黄霧四塞日月晦
明寶遣騎還伺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卧魏兵晨
夜兼行乙酉暮至黍合寶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
上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勁是追兵將至之應宜
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寶乃使人防後寶先不撫
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爲盡心不覺大軍在近魏前驅斥
候見燕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分諸將掩覆燕軍諸將

羅落為東西犄角之勢約勒士卒銜枚束馬口無聲潛進丙戌昧爽魏兵齊進日出登山下臨燕營燕軍晨將東引顧見軍至士卒大驚擾亂奔走魏縱兵擊之燕軍走赴氷人馬相騰躡有馬者皆蹶倒氷工自相壓死傷者萬數魏略陽公拓跋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而已太子寳等皆數千騎奔免殺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垂之弟子也濟陰公尹國北地王鍾

世子癸安定王世子羊兒以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獲寶寵妻及宫人兵甲輜重軍糧貨財以巨萬計太祖簡擇俘衆之有才能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彛太史郎遼東晁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一作冠軍將軍王建曰燕衆强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虚取之為易若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太祖謂諸將曰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創乂絶其向化之心

非弔民伐罪之義也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
悉坑之十二月寶恥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范
陽王德亦言於垂曰虜以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
及陛下聖略摧其鋭志不然將為後患太史令曰太白
夕没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
乃以清河公會録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
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為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命
隆盛悉引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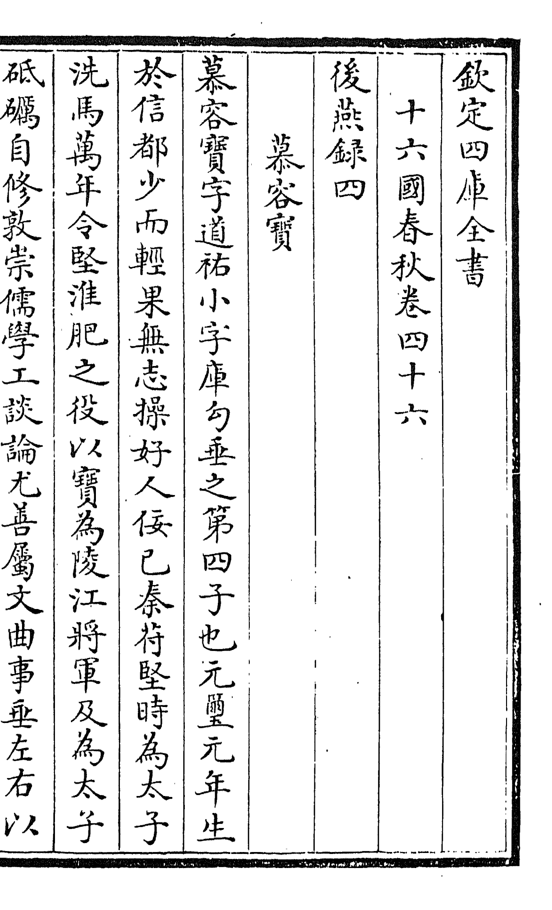
建興十一年春正月高陽王隆引龍城之衆入中山軍容精整士氣稍振垂遣征東將軍平視發兵冀州二月視以博陵武邑長樂三郡兵反於魯口其從子冀州刺史平喜諫不聽視弟海陽令平翰起兵遼西以應之垂遣鎮東將軍餘嵩擊視嵩敗死之垂自將兵擊視軍至魯口視棄衆將妻子及喜等數十人走渡河垂引兵還翰率衆趨龍城清河公會遣東陽公根等擊翰破之翰走山南三月庚子垂留司徒范陽王德守中山自率大

衆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開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拓跋虔部落三萬餘家先鎮平城垂次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為前鋒襲擊之時燕兵新敗皆畏魏强惟龍城兵勇鋭爭先虔素不設備徵兵未集閏月乙卯農等軍至平城乃覺虔率麾下邀擊敗死遂拔平城收其部衆三萬餘人太祖欲出走諸部聞虔死皆有二心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水經注云設祭弔之禮）死者父子兄弟遂皆號哭六軍哀慟聲

振山谷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水經註云四十里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垂在平城或有叛者奔告於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叅合大哭以為信然乃進兵欲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踰山結營聞魏兵將至乃築燕昌城以自固夏四月癸未垂至上谷之沮陽卒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强冦伺隙秘勿發喪

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垂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在位十三年偽謚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五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六

後燕録四

慕容寶

慕容寶字道祐小字庫勾垂之第四子也元璽元年生於信都少而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秦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尤善屬文曲事垂左右以

求美譽故垂以為克保家業甚見寵愛朝士亦翕然稱之

永康元年夏四月垂死壬寅寶匿喪而還遂以晉太元二十一年嗣即偽位尊段氏為太后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為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王農為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又以太尉安定王庫傉官偉為太師扶餘王餘蔚為太傅

左光祿大夫段崇為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甲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尚書右僕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為兾州刺史乙丑寶逼殺太后段氏六月癸酉魏太祖遣冠軍將軍王建等三軍擊廣甯太守劉亢埿死之徙其部落於平城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皝之曾孫也丁亥遵垂遺命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封廕之戶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十室而九時平視收合餘

黨保高唐寶遣高陽王隆將兵討之東土之民素懷隆惠迎候者屬路秋七月隆進軍臨河視棄高唐遁走遣建威將軍進等濟河追之斬視於濟北平喜奔彭城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并州素乏儲偫是歲旱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會魏中書侍郎上谷張恂勸取中原太祖善之八月庚寅太祖治兵於東郊己亥大舉來伐親勒六軍步騎數十萬南出馬邑踰句注一作涇旌旗駱

驛二千餘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左將軍雁門李栗將
五萬騎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三軍從東道出軍都
襲幽州圍薊乙亥寶立妃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盛
會進爵為王九月章武王宙奉垂及成哀段后喪葬於
龍城宣平陵寶詔宙悉徙高陽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
中山戊午魏兵進次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命諸將引
騎環城團脅大譟而去寶遣遼西王農及驃騎將軍李
晨逆戰敗績奔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大懼

棄城夜將妻子率騎數千東走行及潞川為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軍所及妻子軍士一時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太祖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叙寶在中山聞魏兵將至引羣臣議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强盛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百倍若逸之使騎入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眭

遂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鋭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以自固是聚糧集兵以資强寇且揺動衆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鋭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敝而乘之可也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計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静悉以委麟

己未魏遣輔國將軍奚牧略地晉川(一作汾川)獲寶丹陽王
買德及離石護軍高秀和於平陶以張恂等為諸郡太
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冬十月太祖使冠軍將軍于栗
磾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一作太原)從韓
信故道開井陘路己酉太祖自井陘趨中山李先奔降
太祖以為征東左長史十一月庚子朔太祖進攻常山
拔之執太守茍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
皆望風奔附惟中山鄴信都三城固守不下魏別命征

東大將軍東平公拓跋儀將五萬騎南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等攻信都下令軍之所行不得傷民棗栗戊午太祖進兵中山見道路修理大悅賜栗碑名馬已未引騎圍之太祖謂諸將曰吾量寶不能出戰必當憑城自守偷延日月急攻則傷士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還取中山於計為便若移軍遠去寶必散衆求食民間如此則人心離阻攻之易克諸將稱善高陽王隆守南郭帥衆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

魏兵乃退丁卯魏引兵而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州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垂之從弟也乘城固守魏别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魏軍於曾口城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太祖素聞宏名遣騎追獲以為黄門侍郎博陵令屈遵降魏以為中書令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青詳之兄也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兵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别駕韓諄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野客利在

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陳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溝固壘以老之德從之乃召青還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率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太祖惡之沒根懼誅己丑將兵數十人來降寶以為鎮東大將軍封鴈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

至中伏太祖乃覺狼狽驚走没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得首虜而還

永康二年春正月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魏廣川太守賀賴盧自以太祖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搆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為變矣儀以為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率其衆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以敗之德

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兵大破之寶
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中山太守及高
陽諸縣令長抄掠租運時魏冠軍王建等攻信都六十
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太祖自中山進軍來攻壬戌
引騎圍之具夜冀州刺史宜都王鳳踰城奔走歸於中
山癸亥寶輔國將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率將吏以下
舉信都降魏寶聞魏攻信都乃趣博陵之深澤屯滹沱
水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常山守兵三百餘人寶悉出珍

寶及宮人招募郡縣羣盜無頼者多應之因以撃魏二月己巳朔太祖還屯陽城没根兄子醜提為并州監軍聞其叔降燕懼誅率所部兵還國作亂魏欲北還遣其國相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為質寶聞魏有内難不許使冗從僕射蘭真責魏負恩悉發其衆出拒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於鉅鹿之曲陽柏津塢臨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兵進至新梁營於水南寶憚魏師之盛乃遣征北大將軍高陽王隆潛師夜濟募勇敢萬

餘人襲擊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為之援募兵因風縱火燒宮𤒅及行宮急擊魏兵魏兵大亂太祖驚起不及衣冠棄營跣走軍人遂有亡奔者言魏兵敗於柏肆寶別將乞特真率百餘人至其帳下得太祖衣韡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太祖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魏設奇陣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斬首萬餘擒將軍高長等四千餘人餘衆奔還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兵

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走中山寶乃引歸魏兵隨而追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衆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為魏兵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戎器數十萬寸刃無還寶尚書閔亮秘書監崔逞太常孫沂殿中侍御史孟輔等竝降於魏其餘將卒降魏及為魏所繫虜者甚衆魏兵進攻中山屯芳林園己卯夜寶尚書郎慕輿皓謀弒寶立趙王麟妻兄蘇泥告之寶使高陽王隆收皓皓與同謀

數千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三月寶以儀同三司武鄉張崇為司空初清河王會聞魏兵東下表求赴難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庫傉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嵩之子也將兵五千為前鋒偉等頓盧龍城近百日無食噉牛馬且盡會猶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為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輕軍前行通道偵魏强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臂曰今巨冦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

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
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步騎五百人崇
進至漁陽遇魏十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
不得免乃鼓譟直進手殺數十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
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
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
王隆言於寶曰諱涉珪也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兇勢
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觧正是可擒之

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鋭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士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悔之不可得已寶然之趙王麟每阻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欲還其弟元觚割常山以西與魏求和自守常山以東太祖許之寶復不與己酉太祖如盧奴辛亥進次中山命諸將圍之給事黄門侍郎張衮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振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酈生一説田

禎委質曾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才無奇略
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祖從之乃遺寶書喻以成敗寶
見書大懼時寶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
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為
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冦賊自
退今內外之勢强弱懸絶彼必不肯自退明矣宜從衆
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
止衆大怨恨隆涕泣而退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

地王精使率禁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將妻子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人情駭振寶不知麟所之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清河王會率幽幷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謀襲會軍東據和龍寶乃召高陽王隆及遼西王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沐風櫛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

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衆一作意字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苦厭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遊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渤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

爲轂乘俱得免難寶别將李沈王次多張超賈歸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中山城内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太祖欲夜入城據守冠軍王建貪而無謀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俟明旦乃止開封公詳一作普隣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爲主遂閉門拒守魏盡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諭其衆曰慕容寶捐城奔走巳棄汝去汝曹百姓將誰爲守何不識天命空

自取死乎皆曰羣小無知但恐復如參合之衆故茍延旬日之命耳太祖聞之顧視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栗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俘掠千餘人癸丑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於阱城麟不意寶至驚駭率其衆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開封公詳遣兵掩擊麟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

寶薊南乙卯詔儁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厙傉官驥帥兵三千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於夏謙澤寶不欲戰會固請逆擊之寶許之遂整陳與魏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會既退魏兵矜狠滋甚夏四月寶宿廣都黄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等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創逃遁

會欲棄隆喪建威將軍餘崇涕泣固請聽載車後會復勒兵攻寶自稱皇太子盡收乘輿服御後宫子女分給將士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城中將士莫不憤憾侍御郎高雲襲擊敗之會逃奔中山開封公詳執而殺之丁丑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以農為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寶嘉餘崇之忠拜中堅將軍使典宿衛贈高陽王隆為司徒以高雲為建威將軍封夕陽公甲申太祖

以軍食不繼命征東大將軍東平公儀去鄴圍徙屯鉅鹿積租楊城開封公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魏遣中領將軍長孫肥等輕騎挑戰偽退詳帥衆追肥太祖自以虎隊五千横截其後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宥而遣之五月戊戌庫傉官驥入中山與開封公詳相攻死之詳盡滅庫傉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為戰詳自謂能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僭稱尊號改元建始置百

官以新平公可足渾譚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殺拓跋
觚以安衆心庚子太祖以中山城内為詳所脅而大軍
迫之欲降無路乃密招諭之甲辰耀兵揚武以示城内
命諸軍南徙罷圍以待其變是時鄴中官屬勸范陽王
德稱尊號有自龍城來者知寶猶存乃止秋七月詳殺
可足渾譚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殺戮無度所誅王公
以下五百餘人内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飢窘詳不聽
民出採梠死者相枕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

軍烏丸張驤帥五千餘人出城求食督租於常山之靈壽殺害吏民麟帥丁零之衆入驤軍潛襲其衆復入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及其親黨三百餘人麟復僭稱尊號聽人四出採梠人既得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窮餒魏軍曾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外郛麟以步騎四千追肥至泒水肥自魏昌迎擊麟敗失鎧騎二百肥亦中流矢各引而還八月丙寅朔寶以司空遼西王農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事魏自

魯口進軍常山之九門時大疫人馬牛多死太祖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十四五中山飢疫尤甚麟猶拒守諸將咸思北還太祖覘知其意因謂之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諸將乃不敢復言魏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芟其禾菜入郛而還九月中山飢甚麟率三萬餘人出據新市甲子晦魏遣趙武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諫曰不吉太祖曰其義若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謂

之疾日兵家忌之不可出兵太祖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遂進軍新市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派水依漸洳澤漸子廉切洳而據切以自固甲戌太祖臨麟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奔鄴甲申魏克中山所署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其將張驤李沈慕容文等先嘗降魏尋皆亡還是日入城復獲之皆赦而不問得燕所傳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簿列以巨萬計班賞羣臣

將士有差發開封公詳冢斬其尸收殺觚者高霸程同皆夷五族以大刃剉之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太祖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寶南還於是大簡士馬將復取中原遣鴻臚魯邃册拜德為丞相冀州牧南夏公侯牧守皆聽承制封拜十一月癸丑大赦十二月調兵悉集戒嚴在頓遣將軍啓崙南視形勢

永康三年春正月啓崙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

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澆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魏主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大喜即日引還辛酉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戰宜且養兵觀隙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進曰今師衆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

惟當獨決聖慮不宜廣採異同以沮大計寶曰吾計決
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寶
發兵龍城以慕輿騰為前軍大司馬遼西王農為中軍
寶為後軍步騎三萬相去各一頓連營百里壬午次於
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衆心之憚征役遂謀作
亂速骨等皆高陽王舊隊共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為主
殺司空樂浪威王宙中牟熙公段誼及宗室諸王河間
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之故得獨免寶將十餘騎奔遼

西王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宜小澄清不可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騰營亦潰寶農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尚書頓丘王蘭汗潛與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盛徙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餘人餘皆為所驅脅莫有鬭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

王農恐不能守且為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衆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衆恃以為強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與慕輿騰餘崇張真李旱趙恩等輕騎南奔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鬷讓出力犍等聞之丁酉殺羅及農速骨即為之誅讓等農故吏左

衛將軍宇文拔亡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

盡殺之廢高陽王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

於薊城寶欲還北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欵虛實未

明今單馬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

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衆徐歸龍城

以俟後圖未為晚也寶從之夏四月壬戌寶從間道過

鄴鄴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遣扶風公慕

輿騰與長樂王盛招集散亡於冀州盛以騰素暴橫為

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説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段儀段溫收部曲於内黄衆皆嚮會克期將集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為寶合衆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徐察汗之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欵寶以汗垂之季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他不待旱還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真等下

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陘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懼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提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陘北拜謁已從寶俱進頼陰公餘崇密勸寶勿前寶不從行數里乃先執崇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遂為汗所弒謚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已下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提為太尉加難為車

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初䟦之遷於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松二根生焉遼川無桑及廆通於晉求種江南平州一作遼州之桑悉由吳來廆終而桑死垂以吳王中興桑乃復生寶之將敗大風悉拔其樹慼僭偽位追謚寶曰惠愍皇帝廟號烈宗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六